

我系客家人

客家方言趣谈

清朝初年，一批来自闽西、粤东的客家先祖冒着风险，抱着希望，千里迢迢来到赣西北这块陌生的土地垦殖。

在长期与当地其他族群共同生活中，他们独特的语言和发音方式被称为“怀远声”，并流传至今。这也是客家文化内在共同体的一种体现。

邱冰珍◎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我系客家人

客家方言趣谈



邱冰珍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系客家人：客家方言趣谈 / 邱冰珍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210-06248-6

I. ①我… II. ①邱… III. ①客家话—方言词典 IV. ①H17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8266 号



我系客家人——客家方言趣谈

作者：邱冰珍 著

责任编辑：吴艺文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41.5

字数：720 千

ISBN 978-7-210-06248-6

赣版权登字—01—2013—47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88.00 元

承印厂：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与“怀远声”共鸣

——序《我系客家人——客家方言趣谈》

◎严修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乡情是一种留恋故土的忠诚，天然而质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只有漂泊在外历经水土不服、人间冷暖后，才能更加感受到在家乡那秀丽山河的纯真美好，在家乡那淳朴人民的亲切如故。第一个“美”“亲”其实是古代汉语的意动用法，把家乡水不美的当做美的，故乡人，即使不是血缘亲人，也当做亲人来看待。这一种近乎非理性的感情超越，正是人之为人的情绪表达，自然而然。

情牵梦萦的故乡啊，我总在良辰美景想起你！去国怀乡，是一种恋恋不舍的悲切。爱乡的多客居他乡，爱国者也常在他国——在思乡梦里达到了一种超脱升华！

邱冰珍老师，生于江西铜鼓客家乡村，却长年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工作。正是出于一种对远方故乡的日夜梦绕与怀念，她格外珍惜铜鼓客家话的一切，在工作之余，经过点点滴滴地积累与抒发，终于写成读者看到的一份厚重的方言札记。

怀远话的“怀远”得名于“怀远都”。赣西北原本并无客家人，在清朝初年，一批来自闽西、粤东的客家先祖冒着风险，抱着希望，千里迢迢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垦殖。当时的先民，为了拓展生存空间，进行了为捍卫自身群体利益的斗争，最终，他们被清朝政府入籍“怀远都”。就这样，怀远人的身份确定下来。在长期与当地其他族群共同生活中，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就逐渐被称为“怀远声”。至此，以江西铜鼓、修水为中心就出现了一块客家话的语言飞地，这种客家话也散见于邻近的万载、宜丰、靖安及湖南的浏阳、炎陵等地，使用人口有30万以上。

“怀远人”的抗争故事，是民权的先声！赣西北的客家，筚路蓝缕，开

拓艰难,可见一斑。虽口音有差异,然而能凝成一股绳,这就是客家文化内在共同体的体现。

铜鼓客家,因缘聚会,竭力经营,最终实现了占地为主的方略,在县城将客家话稳稳地安营扎寨了。这种主动占优势的担当,是先辈们奋不顾身的补偿。任凭那穷山恶水,不出刁民,却创造辉煌。铜鼓客家,肯定有值得去发掘、去记录的精神遗产。

邱老师,不厌其烦地修改——精益求精,立言之艰难,可见一斑。为了少留遗憾,宁可延期,做到理得而心安。耐心是自信从容的表现,是最佳的品质,我不由不说:“不厌其烦,是高人。”

本书涉及标音及一些音韵与训诂考证,遇到问题时邱老师也曾求教过北方某大学的音韵学专家,可当时没得到积极回应,其认为音韵学很复杂,以一下半下难以教授为理由,未做更进一步的交流。笔者认为,不妨因地制宜地活学活用。邱老师是语文老师,只要一步一步走,还是能将一个音系描写所需的音韵学、音系学知识学好的。笔者参考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里铜鼓县三都镇客家话的记录,对照邱老师的对应录音,为她这本书所依据的铜鼓县城话确定了音系,标明了音标、拼音。然后她就依样画葫芦,将全书的词语都做好了标音工作。根据我逐一的听辨,认为她做得是很好的,略有不足处,笔者就用电子邮件指出,也很快就纠正了。做到学会一个音系的对应描写,不是臆想中的那么艰难,有志者,事竟成!

铜鼓的客家话,来自粤东与闽西,自清初以降,在赣西北几个县扎根通行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这些怀远人的后裔的语言,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看是很有价值的——既可了解穿过时空,遗留了多少祖居地的旧语,也可以观察他们到了新乡有哪些语言要素的更新,不论是存古还是创新,都是一个有趣的观察点。有些词语,远隔千山万水,却与粤东一模一样,让人吃惊:白翼子(小蛾子)、鸱嫫(老鹰)、爽讠哩(夭折)、冷镬死灶(尚未生火)、撩神挂社(招惹是非)、向东莲(向日葵)、洗镬抓(炊帚)、遮子(雨伞)、当昼边子(邻近中午)、半天云(高悬空中)、种草(家族遗传)……有些词条,又单与闽西相同:爹爹(祖父)、睭(看顾)、黄鳅(泥鳅)、短辮(抓得紧),有些发音也是来自闽西:兄读 xiang²⁴,阔读 kuad¹,窟,读 k^hud¹……这些粤东客家话和闽西客家话的遗留,这不就是语言痕

迹与族谱、史书记载的移民史实贴切印证么？而一些词语，则与周边的赣语相同，比如：脑高（上方）、整米（碾米）、偷奸（偷懒）、凑（词尾，表示“再”）等，这又可见当地客赣交融借用的一些痕迹。

全书的行文有鲜明的特点，每个条目都浑然一体地把语言学的词语说解与个性化的经历结合起来，以“牵新人”为例：

牵新人 qien²⁴⁻³³ sin²⁴⁻³³ ngin¹³

也叫牵轿。由一位妇女即伴娘牵挽新娘下轿。牵轿时，左手牵住新娘子的右手，一路牵着新娘到大厅拜堂。

对于牵轿人有要求：已婚，一婚，有福的人。二婚的人不宜接待新娘，布置新房。我母亲说，她曾经也被请去作牵轿人，被看做是有福气的。我说你这么劳碌奔波经历这么多苦楚也算命好？母亲说有儿有女，有稳定的家庭，就被算作是命运平顺之人了。

先以汉字出条，再用拼音方案注音，并以词典方式进行注解，接下来对民俗细节进行描述，最后是以个性化的经历、故事来抒情说理。

这种做法贯穿全书，是前无古人的一种探索，给读者带来不一般的阅读体验。不少回忆乡土的散文，往往少了点科学规范，流于散漫；而多数出版的方言词典，则又刻板平淡，读来难免枯燥。邱老师这个自发的创造，则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在不经意的字里行间，读者同时获得了可靠的知识与独特的文化体验，可谓润物细无声。

所收录的一千多条词语，多数具有民俗的价值；作者恰如其分地穿插了一些故事，附上了一些图片，让本书增添了一份神秘与趣味。

2006年，赣西北靖安县的骆厚生先生写好了《靖安客语》，笔者写了《赣西北客家的声音》，正是当年这个小序，让邱冰珍老师按图索骥找到本人。笔者通读了书稿，做了一些校阅，写下如上的一些感言，当做一个引子——热切地期待更多像邱老师这样热爱乡土的语文工作者努力把乡土语言的种种经验记录下来，以优美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写于广州白云山下

2013年9月18日

怀远人的文化博物馆

——读邱冰珍老师的《我系客家人——客家方言趣谈》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人们几乎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一种方言就是一座文化博物馆，可是，很少人去想，方言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座博物馆？而方言，我们都会将其视为民俗的表现形式，同样也很少人会想，方言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民俗呢？

其实，关于方言是文化博物馆的表述便回答了方言为何种性质民俗的问题：方言是一种民俗，更是一种其他民俗的载体。博物馆是一个比喻，方言只是地方声音的表述，不可能是文物陈列品的存在，但它却比博物馆承载着更多的文化信息。因为博物馆一般来说只是物质的陈列之所，而方言除了描述物质形态，还会表达社会关系，以及信仰审美观念及其行为等多种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信息。所以，民俗方言就有这样一种类型的东西，它是各种民俗的承载形式，是陈列室储物柜性质的东西，它本身就是民俗，但还要承担其他民俗的传承，及其文化价值实现的功能。仿佛是炮架，运兵车，是帮助其他武器进攻的，但它本身也是武器。民俗文献、民俗图画与方言就是这种承载性质的民俗表现形式，只是方言表达是一种面对面的人的传承，民俗文献可以跨越时空传播。

当方言讲述出现危机，用文献的形式加以记录（在当代包括音响影像记录），则是讲述的活态的方言变成了记录的文献的方言，这很无奈，但是，这比那种任其流逝的态度要崇高多了。这是一座纸上的博物馆，需要具有社会责任的成员的付出，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客家方言作为中国七大方言的一个门类,其中有共性,也有丰富的个性表现。在客家的几大核心集聚区之外,一个客家方言的飞地在赣西北出现,邱冰珍老师出生地铜鼓县是全客家县,从县城到乡村,客家话是通用语言。这种客家话融合了闽西、粤东、赣南三地的客语,被称为“怀远声”。当下,这种富有个性的方言因普通话的深入推广,更因客家外出打工就业,年轻一代客家人讲述客家话日少,已然面临危机。“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是他们的古训,当祖宗言就要丢掉失传的时刻,这时便有客家文化的勇士起而振之,毅然担当传承拯救祖宗之言的责任。于是,我们看到一位优秀的赣西北的客家儿女邱冰珍老师的文化行动:编纂《我系客家人——客家方言趣谈》一书并出版。

当我们拿到这本书稿的时候,真正体验了方言作为文化博物馆的魅力,也感受了民俗方言的文化承载。该书的编纂,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简单解释,而是每一个方言词汇的文化解读,包含一般释义,相关历史的考证,自我的感受体验,还有图片,并附上方言光盘。这个趣谈实际上成了一个本族群的文化传承的工具,他人观赏赣西北客家文化的纸上博物陈列。

我们从书中的物质类的方言说起。当我们读到“半门”一词的时候,就突然会感到,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规模宏大的客家围屋、方楼,其实只是客家集聚的中心地区才会有,散居各地的客家人不可能都居住那种大屋子。而半门,则是赣西北客家民居一景。这种半门,也即只有门的一半高的一种门。这实际上是为了采光,与外界交流,是来到赣西北与当地入开放接触的一种姿态,但又象征性保留了客家人谨守门户的一种传统。客家人饱受战乱之苦,在赣南闽西,往往是高墙深院,防范土匪与流寇的攻击,这是强势的客家群体才能够做到的。无论是圆楼还是方楼,门都是坚固的,不可能留下缝隙给敌人有机可乘。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居所封闭,也是为了族群的安全所必须建立的设施。进入赣西北的客家人则不同,他们是受命前往,也就用不着高楼围屋壁垒森严。半门带有客家人的记忆,又在新的空间承担了社会交流的功能。半门是一扇窗,折射出赣西北客家人的开放意识。同时也可以窥知怀远客家人的生存

状态,他们生活环境相对安全,与本地社群保持和谐的关系。当城镇化的大潮涌起的时候,不仅围屋类的客家建筑淡出人们的生活,仅仅成为旅游的景观,就是这样的半门形态的建筑也将消失,客家人靠什么维系其千年的传统呢?这时,我们就会认识到一部方言著作是何等的重要,它要承载族群的记忆,将传统的知识体系记录下来,并推动其传承。

赣西北的客家方言不仅记录物质世界的生活民俗,更记录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男女关系是一面镜子,折射一个群体的社会结构。这里最有趣的不是那些复杂的亲属称谓,而是对于相对呆傻和德行不周的男女的表述,怀远客家话有一个整体表达,叫“男牯女嫲”。牯,表示憨、倔、有蛮力但也有点傻的男子,但是,关于男子的“牯”称不是很多,只有贼牯(小偷)、结牯(结巴男子)、猛牯(懵懂智障者)和憨牯、蠢牯、愕牯(愚蠢的人)表达几种,除了小偷有道德问题外,其他就是傻。可见,社会对于男子有一种要求,就是灵敏,因为男子面对外部社会,没有机智的头脑就会应对无方,也就难以承担家族责任,这种负面评价的语汇在于时时反向激励提醒男子成长成熟,我们从这种对于男子的评价看,整个社会对其要求是聪明及其交际能力。而对于女子“嫲”们呢?这就称呼多了,书中记录有近20种,除了与男子相仿的“憨嫲”、“蠢嫲”、“愕嫲”这样表示蠢女人的词汇外,还有的就是对于女性的专有负面称谓,如“壁嫲”特指不会生育的女子。书中解释得很有意思:女子生育就像肥沃的大地,而墙壁寸草不生,用来比喻女子不能生育当然很生动。这里我们便看到,客家社会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一样,对于女子生育的社会功能非常看重,因为这是中国人力资源生产的基础,所以不能生育孩子就不能得到正面评价。而“千家嫲”,指嫁了很多男子的女人,再嫁又叫“夜轿嫲”,意思是不能光明正大坐轿出嫁,只能晚上偷偷摸摸坐轿到婆家去。可见烈女不事二夫的观念在客家社会根深蒂固。方言中对于女性的道德要求很高。如女性生活放荡(泻嫲——如水四泻之女)、夜不归宿(野嫲)、搔首弄姿(姣嫲、妖嫲)、多嘴说是非(多啜嫲、啗嫲、学舌嫲)、疯疯癫癫(颠嫲)、好吃(好食嫲)、纠缠不清(结经嫲)等等,都是受到批评的。这是客家社会对于女性的行为要求,大抵是一个规矩的典雅的淑女模式。社会

风俗对于女性通过一套语汇进行规范,这便是男女的本分——一种男女有别的社会生活模式。

而本书描述的喜庆丧葬时令节日一类的内容,古朴动人,但因其内容本身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民俗概念,不作具体阐释。

方言就这样记录了可观的物质世界与可感的社会生活世界。于是人们将其比喻为文化的博物馆,作为一种民俗形式,它和博物馆一样,是承载式的工具性的民俗形式。

邱冰珍老师工作在上海,远离了故乡,和前辈一样的怀远,只是内涵已经大大的不同。赣西北的客家怀远声是怀念当年闽粤客家集聚地的方言与风物,而邱老师的怀远则是对于当下赣西北客家的乡音的记录和描述,在这样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里,以一个赤子的心,建起了一座优雅的纸上和数字的方言博物馆——一部以方言为载体的赣西北民俗百科全书,一种民俗文献。跨越时空而流传。

《我系客家人——客家方言趣谈》可以作为客家文化欣赏之作,也可以作为客家文化研究参考之作,同时,它是赣西北客家人的文化宝藏,是一个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工具。

写于上海

2013年12月

天下客家 骨血相亲

——《我系客家人——客家方言趣谈》的民俗事象

◎袁贤民（客家社区网站客家论坛民俗版版主）

天下客家，不仅言语相通、性情相近、意气相连，而且拥有相同的、个性鲜明的客家民俗风尚。正是这些长期依附于客家人社会生活、行为习惯、生命情感和精神信仰而形成的客家民间文化，使得普天之下的客家人骨血相亲，水乳交融，不可分割。

历经上千年五次大迁徙后的今天，但凡有太阳、有月亮、有人烟的地方便有客家人，有客家人的地方便有古朴而亲切的客语。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温馨的客语都足以让彼此陌生的客家人一见如故，将对方看作仿佛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家人。客语的向心力、凝聚力之强大，不言而喻。客家一切文化特质中，只有客家方言是客家这个族群所特有的。客家方言不仅是区别客家人与非客家人最直观、最基本的文化元素，而且是客家人自我认同的最重要的内聚纽带。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为了生存发展的需要，客家人经常背井离乡，不断迁徙，不得不把祖宗艰辛劳作换来的田地出卖给他人。然而有着强烈寻根、崇正意识的客家人，无论身在何方，都牢记着自己的母语——“祖宗言”，即客家方言、客家话、客语。为了捍卫客语的尊严，1988年12月28日由台湾客家权益促进会和《客家风云》（今《客家》）杂志社联合发起的“还我母语”万人游行请愿运动，震惊台湾乃至世界。在台湾，客家人曾一直处于弱势族群地位，无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缺乏应有的话语权，致使一些客籍艺人、政要、学者在公众场合羞于说客

语,不敢坦诚自己是客家人。此后,台湾客家人相继举行了多次大规模客家运动,取得喜人成果。如今,台湾客家声音开始变得越来越响亮——客家话出现在各个公共领域,并已成为台湾官方语言之一;各种客家研究机构、社团组织林立;客家流行音乐开始迈入主流乐坛;并且成立了客家人复兴客语文化、维护客家权益的政治机构——“行政院客家委员会”。

1947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董同龢对成都华阳县凉水井(今成都市龙泉驿区十陵镇双休村)客家方言作了详尽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其研究成果《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前言描述道:当地客家人聚族而居,自称“广东人”,在茶馆里议事或“赶场”做生意时,他们都用自己的母语“土广东话”。“他们的保守力量很强大,虽然同时都会说普通的四川话以为对外之用,可是一进自己的范围,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们非说自己的话不可。据说他们都有历代相传的祖训,就是‘不要忘掉祖宗的话’。小孩子如在家里说一句普通四川话,便会招致大人的训斥。”五十八年后,土生土长于成都东山地区洛带镇的客家学者肖平在自己著作《东山客家:走近一个桃花源》中肯定说,“成都客家人自觉地对于族群文化和母语的保存,是他们到目前为止没有被湖广文化所同化的根本原因。成都客家人很巧妙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并且在与周边民系交流时应对自如。”成都客家令我们肃然起敬!

赣西北铜鼓、修水一带“怀远人”,自闽粤赣边客家大本营播迁到那里时,举步维艰,只能“结棚栖身,种蓝草为业”。因而被称为“棚户”,甚至被当时土著蔑称为“未开化之民”,不准与之通婚,不共书院读书,不准以义宁州户籍参加科举。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当地统治者也实施勒令客家人回原籍政策,严行保甲之法,逐户逐营查驱棚民。赣西北客家先民却不畏强权,在逆境中筚路蓝缕,开山垦田,种蓝、种麻、种稻。经过数代人的拼搏,不仅适者生存,促进了赣西北贫瘠山地的经济发展,而且人丁大增,家族兴旺,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另立“怀远都”。与当地其他族群长期斗争、共同生活过程中,被称作“怀远声”的客语,不仅没有被同化、

被消灭,反而变得更加典雅、雍容。

各地客家之所以不怕流血、敢于牺牲捍卫自己的母语,是因为客家人都知道,语言不仅是人们思想交流的工具,更是一切民俗文化的表现符号和重要载体,同时是各种民俗文化赖以保留和传承的最好媒介。邱冰珍老师这部如数家珍一般的《客家方言趣谈》,洋洋数十万言,涵盖了客家称谓、手脚功夫、眼神、厨艺、众生百态、神态、物态、食物、器皿、婚礼、丧葬、植物、山水、鬼怪等三十四大类。其小品文样式的客家方言解读,涉及诸多生动有趣的客家民俗事象(大概占了本书的四分之一的内容),不仅增强了读者对客家文化的认同,还处处体现客家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敢于开拓、勇于拼搏的优良品质,张扬客家人纯朴睿智、怀国爱乡、精诚团结、不屈不挠的高贵精神。

比如,孩子诞生要“安名”,父母或祖辈给初生的婴儿“安装”一个饱含深情、寓意深刻的名字。这名字不仅要烙上祖宗姓氏,还有不可替代的“字辈”,且讲究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安名”亦称作“启名”、“起名”或“取名”,源于禅林为新受戒或皈依者初取法名。如唐代马祖道一禅师为丹霞禅师安名“天然”。宋代僧人悟明辑录的《联灯会要》卷十九记载:“师再谒马祖,未参礼便入僧堂,骑却圣僧项而坐,众皆愕然,报马大师,大师入堂见即笑云:‘我子天然。’师跳下作礼云:‘谢师安名!’因名天然。”客家人与其他民系、其他族群一样,还有“安贱名”之俗,即给时运不佳、八字不好、病患不断的孩子,取一个低贱、下贱的小名,认为贱名易养,可以改变孩子一生的厄运。如给女孩安“贱娣”、“贱秀”,给男孩安“贱发”、“贱生”等贱名。

对于客家人,民俗与生俱来,血液一般在每一个客家人体内涌动。“婴孩子”(婴儿)出世三天后,要“做三朝”庆生;足月了,又得“做满月”,宴请亲朋好友、左右邻舍。若生的是男孩,次年正月“上灯”时节,还要到宗祠挂花灯,给孩子上族谱,祝福添丁。孩子满周岁时“做过周”,让已经开始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孩子“抓周”,将笔、墨、纸、砚、算盘、钱币、书籍、刀尺、针缕、首饰、珍宝、玩具、吃食等物品,摆放于孩子面前,任其抓取,借此预知孩子一生的前程和性情。过去,客家“妮子”(女孩)到了十

五岁及笄之年,需将长发用簪子束起,以示可以“许嫁”。而“裔子”(男孩)到了二十岁就要“加冠”,行冠礼,戴上表示成年的帽子。

就这样,客家人始自饮食起居、春夏秋冬,乃至士农工商、生老病死,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俗。不仅如此,各种民俗称谓的语言表达也极具个性。以本书第二十一篇《丧葬大礼》“拜大年”为例:

拜大年 bai⁵³ tai⁵³ ngien¹³

人死后第一个春节,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几日内,亲友向死者的遗像进香,向死者拜年。

有一首热热闹闹的歌曲叫《拜大年》:大红灯笼挂起来 / 吉祥福字贴起来 / 欢乐锣鼓敲起来 / 喜庆鞭炮放起来 / 拜年拜年拜大年……

这叫“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这么热闹的拜大年显然不是我这里说的拜大年,我这个“拜大年”,放在“丧葬大礼”章节里,不可能那么喜庆热闹。

我们的习俗,过年当然也拜年,热热闹闹拜,家家户户走,但不会对着活人说:新年发财,请拜大年哈!

我们对死人才说拜大年。对活人只说“拜年”,不能随意添字漏字。

在我们看来,死者为大,他刚刚离开我们,新的一年来了,他的在天之灵可好?在向生者新年祝福的同时,我们先向逝者祭奠。

所以我说的拜大年,其隆重也甚。大年初一这天,死者灵牌前的香炉早早燃起香烛,烛光闪烁,家里忙忙碌碌准备就绪。一大早第一拨亲友穿戴整齐入门来了。他们一进门,便拱手作揖,将用红纸箍好的香纸交与主人,径直走到香炉前,叩首跪拜,主人在一旁答礼致谢,拱手请起,一直说着“莫至礼”(不要客气)的话,若是长辈有身份者,主人则在一旁陪以小跪。礼毕,燃放鞭炮,寒暄少坐。第二拨又接踵而至,一日半天,裱心纸堆积如山。

世界各地客家人正月里给师长、领导、亲朋、好友祝贺新年,都只说“拜年”,而绝不会说“拜大年”,因为“拜大年”是生者对死者的新年祭拜。祭拜的方式也与其他时节的“祭祖”不同,这里只需要对着死者的灵牌、遗像上香拜祭即可。作为祭品之一的“裱心纸”(纸钱),不能直接拿来焚烧,还得用红纸绑好、箍好。一来死者已入土为安,用红纸奉上香纸,表示对死者九泉之下生活的美好祝福;二来正值新年大喜之际,不让前来祭拜的亲友沾染秽气,红纸不仅辟邪,而且也象征喜气。这样的风俗,不仅让操办“拜大年”的丧家没有治丧的悲哀,礼毕的爆竹声声,也让亲友们喜获一年的好兆头。

孝子、孝孙前往亲友家报丧,客语称作“报死”,闽南语则称作“赶老”。此外,丧家还得给保境安民的“社公”、“社官”(即福德正神、土地爷、土地菩萨)报告死者的消息,请求社公准予出关、出境,护佑死者顺顺利利去往九泉或到达仙境。客语称此俗为“报社”。其他族群似乎未见此俗。

治丧期间焚化给死者的冥钱、冥屋等祭品以及死者生前所用衣物,闽南人、潮汕人称作“送草”、“送脚尾”,客家人称作“化财”。

死者入土为安后,接连三个黄昏傍晚,子女都必须到死者坟前点一根香,名曰“送灯”、“送火种”。河洛人也要在死者下葬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七天上山巡视新坟,看看死者是否确已入土为安。巡山时,死者家属仍披麻戴孝,秉烛焚香,上供跪拜,以示尽孝。

与其他族群一样,客家人非常尊崇儒家传统的“孝”文化,“做七”民俗即为其一。民间认为亡灵在第七天一定要回到生前的居住地,对子孙做最后一次探视。亡灵由阴间鬼差带回家的时辰,家人都要出门回避,以免家中阳气太盛,亡灵不敢回家,俗称“回煞”。亡灵再次离去后,子孙还要“做头七”,为死者烧一次纸钱,并献上丰盛的祭品。此后每七天烧香一次,直到七七完毕。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一书中阐述:“吾粤丧礼,亡之七日一祭,至七七而终。或谓七者火之数,火主化。故小儿生而七日一变。逢七而祭,所以合变化之数也。予谓人生四十九日而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魄散。始死之七日,冀其一阳来复也,祭

来复之期,以生者之精诚,召死者之神爽。七七四十九日不复也,则不复矣。”“做七”亦称“斋七”、“理七”、“烧七”、“作七”等,从“头七”起即设立灵座,供木主,每日哭拜,早晚供祭,每隔七日作一次佛事,设斋祭奠,依次至“七七”四十九日除灵止。此乃汉民族及各少数民族共同的丧葬习俗,至今在全国各地流行。由此可见,客家文化实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华夏文化中独特而又不可多得的瑰宝。千百年以来,客家人极力地保留着自己独具魅力的客家方言,使客家文化既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又与时俱进地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客家民俗文化。

客家民俗作为客家族群共同的行为模式,不仅具有历史的传统性,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一般认为,人们对事物的命名是随意的、偶然的,比如猴子也可叫做马骝,老虎也可叫做大猫,乌鸦也可叫做黑凤凰。道法自然,讲究天地人和的客家人,却更愿意将万事万物视作自己生命世界的一部分,因而多以人名或拟人化称谓命名身边的事物。如蝴蝶叫做“洋翼子”、蜻蜓叫做“塘尾子”、禾花雀叫做“禾毕子”、八哥鸟叫做“乌鹩哥”或“乌了哥”、鸱鸺(老鹰)、螳螂叫做“猴哥”、蝮蛇叫做“火三娘”、蚯蚓叫做“螭公”、蝼蛄叫做“土狗子”、蜥蜴叫做“狗嫲蛇”、公牛叫做“牛牯”、母猪叫做“猪嫲”、未被阉割的小公鸡叫做“鸡公子”等等。一旦约定俗成,世世代代的客家人就秉持传统,不忘“祖宗言”。这不仅是对母语的热爱,更是对客家民俗的尊重和崇敬。

客家方言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俗事象。《我系客家人——客家方言趣谈》所涉及客家民俗,包括饮食、岁时、生产、生命、社交、游艺、礼仪、禁忌、信仰等各个方面。一些客家方言本身就概括指称或具体陈述某种民俗事象,如“牵新人”,也叫牵轿,由伴娘(有福气的一婚妇女)左手挽着新娘的右手下轿,一路牵引新娘到大厅拜堂。又如“招郎”,即招上门女婿,所生子女一般随母姓;“看妹子”,指男方到女方家中相亲,正式启动婚姻程序。

有些客家方言词语则旁涉、夹带某种民俗事象。如“学打”,本意为学习武打,这里蕴含着客家人传统的尚武风俗。在客家方言中,“打”即

武术、功夫的代名词。旧时，客家人崇尚文武并举，文则致仕治国，武则保家卫国，故俗谚云：“书爱读，打爱练，老婆唔讨还更现。”又如“夜轿嫲”，属客家俗语中的詈骂语，用来咒骂、侮辱再婚的女人。过去，客家女子除非丈夫死去，否则不会轻易改嫁。这种女子再婚通常不准再从娘家出嫁，而只能从原来夫家自己将自己嫁出去。客家妹子出嫁的时辰，通常是早晨。而再婚女子出嫁，则要求新夫家必须晚上悄悄地（不得敲锣打鼓、吹唢呐）去接“新娘”，并且不得走正大门，而走后门出去，坐的轿子也不准用大红花轿，而是普通轿子加盖黑布或蓝布，以此作为对再婚女子的羞辱。再如“天聋地哑”，原意指掌管士人功名禄位之神文昌帝君的两个侍童，一个掌管文人禄运簿册，一个手持文昌大印，寓意为“能知者不能言，能言者不能知”。在客家方言中，“天聋地哑”形容小孩世事不知，天真幼稚。客家人说到“天聋地哑”一词，往往自然联想到“天聋地哑日”，即每年正月二十日，也称作“天穿节”。是日，客家男子纷纷将牛犍牵往田间，教牛犍耕作。将拴牛用的棕绳、驱牛用的竹柶放到社公庙前，燃香秉烛，祈求土地老爷保佑牛犍一教就会。客家旧俗，天穿日除“教牛”外，各行各业都要停止工作一天。因为是日“天穿地漏”，一切劳作都是白费。客家民间认为天穿日天穿洞了，不管你做什么都不会赚钱，就是赚了钱也会从“天洞”漏掉。故俗谚云：“天穿冇僚苦到死”、“天穿冇僚做到死”。天穿日，“上广东”、“过汀州”、“过番”外出务工的客家人，必然不择此日出行。清光绪元年《瑞金县志》载：“（元夕）后五日，名天穿节，妇女作米糕、糖食祀天，曰‘补天穿’。”天穿日一大早，客家妇女纷纷将蒜头挂在门框，寓意辟邪，然后用糯米做“麻糍”，加针线其上，秉烛焚香祭天，俗称“补天穿”。

还有一些客家方言本身并不直接陈述民俗事象，但其内容与客家民众生活紧密相关，反映出客家人的世俗生活面貌、价值观念等。以本书“八仙”为例：